

走进高红村——

瞻仰神秘的古方国

□ 本报记者 梁瑜

已近中午,柳林县薛村镇高红村的晋西商贸街即将迎来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各家铺子锦旗林立,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其中,招徕着南来北往的人群。

而此时的记者一行,却并非单纯为欣赏这美丽的街景而来,在这个地处交通要道的热闹村子里,有着比繁华景象更为吸引注意力的非凡名址——高红商代方国遗址。

沿绵软的黄土路行数百米,再向北缓缓而上,爬几个土坎,绕侧边的小路,即可登临柿枣垣山顶。站在山顶俯瞰,山梁被横贯柳林东西的清河三面环绕,北邻307国道,国道北边是迂回曲折的八盘山,公路蜿蜒盘旋,往西可一直通向黄河边的军渡、孟门。

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名震遐迩的商代方国遗址了!

观察所在的垣顶,垣上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平坦,东部是漫坡地。据研究,在商朝晚期,柳林所在的晋西北高原一带可能为某政治集团的活动范围,而高红遗址就可能是该集团的权力中心所在。

据介绍,高红遗址的夯土建筑中,最大的7号夯土基址大致位于建筑群的中心。长约50米、宽约1米、现存台基面高出当时活动面约1米。7号夯土基址北部有层叠的活动面,是一处坐南向北的建筑。8号夯土墙东西长42.5米,南距7号夯土基址18米,有活动面相连接,是同时期的建筑。7号夯土基址和8号夯土墙东部,是晚期建筑26号夯土院落。

这一系列的遗址发现,极大地促进了考古专家们的研究,遗址具有大型宫殿的规模,说明当时这里的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准,已经出现了政权建设。也说明当时商代的北面,还存在有一个强大的文化。另外,遗址中大型的夯土建筑群,表明这确曾是宫殿,这非集团的力量不能做到,说明这里曾是一处政治集团的活动中心。

长期以来,在我市山区,屡屡发现商代晚期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出土地点分散,大多出自墓葬中,却一直没有发现与之相应的遗址。高红商代基址的发现无疑为我市山区的这类晚商青铜器找到了归属,这为进一步研究吕梁地区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也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那么,高红遗址上,到底活动着怎样的一个政治集团?专家们对此也做了深入研究。从遗址所处地理位置看,三面环水,西临陡崖,易守难攻。只有掌握了一定的建筑理论和熟练的营建技术,才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夯土建筑,这是有组织的集团力量才能做到的。

有史籍记载,商代晚期,在商王朝的西北部、北部活跃着工方、鬼方、土方等小方国。著名学者李伯谦先生专门研究过与商王朝保持友好关系的方国居地所在,以及这些方国经常受到西边方国——工方的侵扰的情况,他指出,“汾河以西,石楼、绥德为中心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应该就是工方的居地。”高红遗址的发现,为当时柳林、石楼等地即是工方政治集团中心所在地提供了另外一个强大的佐证。

我们结合商代龟甲、卜辞中工方的情况描绘,可以发现,工方的活动区域在陕西、山西交界处不可否认,而高红商代遗址是工方国的都城同样也极具可信度。古工方国长期侵扰殷商王朝,武丁时期多次出兵征讨,武丁征伐工方的卜辞今天还可以见到。

这个古方国——工方最终被武丁征服,久而久之,逐渐走向没落。从高红发掘出遗址来看也是如此,其26号夯土房基址,建筑规模远远小于7、8号基址,地层关系在发现的夯土中是最晚的,至夯土26号夯土院落落时期,即殷墟二三期时,这处住所已由权力中心沦为一般居住区了。

从垣顶下山,回头瞭望,那处处的建筑及绿化基址,像在向我们诉说着昔日的辉煌。站在遗址山垣之下,看着这通向幽深历史的斑斑黄土,尽可尽情品味和想象这座迷宫中的种种神秘……



汉高山采风记

□ 程建军

汉高山者,与大度山,紫金山齐名,乃千年以降吕梁临州奇异者也。

汉高山之阳,北川河南流。阳谷皆入黄。其阴,安业沟西去,其东南大禹沟环抱。分二沟者,乃汉高山也。山之颠,直插云天,孤峰独立者是也。

余以甲辰年丁卯月,自岚县自驾轻骑,过圪洞,历潘家坂、车道崖、孟家塬,误入圪针湾,数次折返,越阳泉沟,黄尘四起,一路攀升,不敢怠慢,至于汉高山之巅。

是丙戌日,余偕吕梁同仁及高君迎新诸位尊长,由玉坪乡东北阳泉沟沟掌始登,道虽水泥铺就,七弯八绕,蚁爬蜗行,油门轻踩,刹车常踏,小心翼翼,其长仅二十余里,吾辈忐忑不安,如临深渊也。

归程之际,详询返程路线。临州郭君时健抚吾肩背,坦然而言公真乃十足路痴也。今登吾家汉高山,可谓四通八达。东向,刘家沟登顶;北向,孟家塬登顶;西向,枣洼村登顶;南向,过汉高村,直入山门,乃等级公路,此更坦途也。吾闻之,深以为愧。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汉高山孤峰独秀,一俯三沟,依次为安业沟、大峪沟及其一支沟也。

其南,虽有后赵石勒行轍左国城,然视野未及。其北,晋省督学降生,文人聚集之地也。其中川,省部高官云集于此,乃临州风水宝地也。其西,乃千年善庆寺,香火绵绵。

汉高山下玉坪村,有一张姓大户,数代名人,传奇颇多。中有武状元张公从龙者,力能抱牛,深得圣上赏识,曾随林公则徐广东禁烟,奋战海防,志在卫国,三十余年,战功赫赫,荣升台州副将,秩从二品。晚年致仕,恩荣故里,德传乡邑。

则天时期开创武举,至清末废除武举,计有千百余年,以武状元之名,载入史册者仅二百八十余人。偌大晋省,唯有一十八位武状元,吕梁山上,仅有临县张公从龙独居榜首,声名卓著,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

史载,山顶旧余高祖庙,山下有仙姑祠。大汉高帝七年,高祖刘季征陈豨驻蹕满堂山,偶遇凶险,随侍宫娥出手护主,香消玉殒,不幸逝于附近小村,土人感恩建祠,岁岁祀之,呼之姑庙也。

今人擢之山顶,依旧护佑其主,实忠心可鉴。或曰,一人飞升,仙及鸡犬。

为表崇敬,姑庙遂改名仙姑祠。满堂山亦因循为汉高山,附近小村随之命为汉高村。

民间亦传,满堂山千年巨蟒拦路讨封未遂,巨蟒吐气叹息,刘邦误其意,挥刀斩之,血染山石,石化红心,山崩地裂,悬崖突起,绝壁雄起,崔嵬嵯峨,附势竞上。噫吁嚱,危乎高哉!

巨蟒一灵不灭,化身王莽转世,怒劈西东两汉。此因果报应乎?然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

今山顶存红色巨石,命之曰双龙摇头,或欲藏身,或欲探路,或欲搏斗,奇形怪状,不一而足,怵然视之,毛骨悚然。

仙姑祠下有一蟒洞,或曰直贯横泉(实未足信),汇入黄河,复通东海之波,曲折幽深,神秘莫测也。

民间亦传,蟒洞若有水汽,三日之内,方圆必雨;蟒洞若干燥,半月之内,方圆响晴。百姓祈雨,多于此处祭拜,以其乃四季晴雨表也。

余始循孟家塬,欲历汉高村以入。道旁偶遇农家事宴,敲锣打鼓,新郎新娘,披红挂绿,亲戚朋友,把酒微醺,一派喜庆。越村右,复见炊烟袅袅,韭葱几圃,鸡犬相闻,牛羊满圈,今日农家,俭有盈余,三餐温馨,冀其初心牢记,更创辉煌。

一路前行,一路荆棘,一路风景,三个塬口,缓步攀登,遂至其颠。

道中积雪初融,一壁山崖,一壁深沟,对向会车,双腿打颤,胆战心惊,不进则退,银牙一咬,气门全开,拼尽全力,始为登顶勇士。

古时登山,各有羊肠小道散乱而入,道路崎岖,交通落后,甚难行也,加之似有野兽横行,蛇虫出没,余所不敢至也。

今所经汉高山颠,地势稍微开阔,庙宇林立,肃穆庄严,计有高祖庙、光武庙、真武庙、仙姑庙、龙王庙、财神庙、千佛殿、魁星阁等,世皆谓此乃众神云集之地也。

及既上,但见群山起伏,龙蛇起舞,攒聚朝拜,绵延不绝。远望横泉若池,国道成带,群山如画,俯瞰小小村庄,星星点点,山间胜景,纯净纯朴,美不胜收。

登魁星阁,始知此为山之最高处也。拾级而上,见魁星红布蒙头,一脚后翘,左手墨斗,右手毛笔,单足立于鳌头之上,视之威武霸气,本欲叩拜,惜未开光,悻然退下。

丙戌正午,微风四起,暖阳柔媚,幸会诸君同行合影,坐真武庙台阶,聆听第五代筑庙经领人李君林旺细述汉高山开发之艰辛往事,不胜感慨。

顷之,山风呼啸,百鸟争鸣,四壁空旷,吾更喜山野宁静。倏然,恍若赤帝临风而至,与吾把臂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真武庙前,香火缭绕,信男善女三拜九叩,心思忧悒。众人点火烧香,望空祷祝,随之叩拜,此亦临时抱佛脚也。

稍见东南岭上,有亭翼然而立。亭上回望,汉高巍峨,庙宇凌空,断崖之上,红石连绵,形态各异。又说山顶中空,坑阔口大,乃火山口也。

仙姑祠南皆平顶,复有一新开工地,龙门架起,钢筋满地,翻浆冒泥,施工现场,热火朝天。

是日,观山顶石刻,自汉高祖以来,其旧址及远古刻尽皆散失。惟余功德碑三通,残损严重,亦漫漶不可辨识也。

山多石,少土;石赤红色,多圆,少平方;少松柏,多杂树,荆棘密布,丛生石罅。隐有冰雪印痕,雀鸟横飞,无山泉叮咚。至汉高山颠数里内皆羊肠小道,而山始终压人一头。

中午时分,回转玉坪,稍作小憩。午后二时许,汉高山乡村振兴采风座谈会隆重开幕。会议现场,气氛热烈,互动频繁,诸君发言,尽展素养,亮点频频,宾主尽欢,共为汉高山文旅发展及玉坪乡村振兴出谋划策。

良策计有:挖掘汉文化,融入龙文化,点亮黄土文化,结盟黄河文化,渗透临州文化……冀主政者察纳雅言,以产业融合发展为目的,以全域旅游为联动,汲取吕梁文化精髓,融入现代人文精神及时代色彩,启动吕梁文旅产业及乡村振兴长远发展规划,加快汉高山文旅融合步伐,蹀出临州乡村振兴新路径,增强吕梁及临州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及经济永续繁荣兴盛。

伟人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乃乡村振兴文旅融合之大计也。”期待汉高山于吕梁崭露头角,期待玉坪于乡村振兴中活力无限,期待临州文旅于赤县绽放异彩。

好看,好玩,好吃,好住,好前程……惟愿汉高山精彩不止于此!

